

# 楊永泰龍蛇起陸

雷嘯岑

## 親口語我主鄂內幕

中外雜誌的稿期又屆，主編人囑我寫一位當代傑出的人物，回憶民國十六年到現在，將近五十年間，我曾在政治舞臺上做過十年的跑龍套，侍候過若干當代的文武大員，又在政治舞臺下省察過不少的達官顯宦，可謂閱人多矣。據我的體驗和觀察所及，在策劃政務與任使人才方面，真具有政治家的條件與氣魄者，祇是廣東高州楊永泰（暢卿）先生而已。至其個人的成敗得失，功過毀譽，見仁見智，世論紛繪，固非區區所敢評定也。因寫楊氏平生，以饗中外讀者。

楊氏以秀才畢業北平法政專門學校（即後來的國立立法大）後，投身政界，駁歷粵省縣長、財政廳長、省長諸職位。民初膺選國會眾議員，籍隸國民黨，嗣二次革命失敗，民黨在海外改組為中華革命黨，楊氏未曾加盟。迨袁世凱帝制潰亡，國會重開，原在美洲參加黃興創立之「政學會」——初名歐事討論會，歐戰結束後，改稱政學

會——的民黨舊國會議員，即將「政學會」旗幟移置議院，形成派系，楊氏與湖南眾議員歐陽振聲、鍾才宏等，皆屬政學會主幹人物，此即世人著稱之「政學系」也。往後馳名中國政壇的黃郛、李根源等，都是政學系要角。這些人跟現代中國的治亂關係很密切，而與中華革命黨人貌合神離，直至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成功，國府統一全疆後，乃逐漸地集結於三民主義建國行列中，各盡所能，有以自見，楊氏殆其佼佼者。

楊氏的才氣，屬於縱橫家之流，他的政治思想崇尚申韓學術，尤喜言管子「以勞教民富，以死教民強」的義理，因而在政治上的籌謀策畫及其作為，總是主動不主靜，厭聞休養生息之說。民國七八年間，桂軍首領陸榮廷總制兩廣政治軍事，先後薦舉部將莫榮新、陳炳焜為廣東督軍，楊氏由粵省財政廳長超任省長之職，銳意地方建設，首拆廣州城垣，拓建馬路，俾成現代化都市。工程着手之初，不特省內民衆羣聲反對，即旅外諸粵籍大老如唐紹儀、梁士詒等，以及上海

「廣肇公所」，皆通電表示異議，聲勢浩大。但楊氏不顧之，商由督軍派機鎗保護拆城墻與民房的工程隊，卒底於成，事後粵人稱便，對楊氏轉多頌聲。後來他任湖北省主席時，亦以建設新武昌為首務，拆城關路，不遺餘力，惜乎中道被狙殞命，未竟全功耳。他奉命出任鄂省主席伊始，以非志願所在堅辭不就，而駐鄂省國軍將領蕭之楚、上官雲相等暨武漢省市黨部，皆表示反對楊氏主持鄂政，旋經武漢綏靖主任何成濬親至南京勸駕，中樞亦不許他告辭，他纔勉強抵任的。當時他認為湖北密邇南京，素受國府控制，任何資望相當人士，皆可擔任主席之職，措置裕如。就全國局勢言，廣東特別重要，他曾向中央當局申述所見，願負治粵任務，然未被採納，這是民國廿五年春間，他到上海醫療背癱時，對我隨便談及的內幕。

## 委員長蔣公倚界殷切

楊氏一生在政治上大展經綸的時期，是民國

廿一年到廿四年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秘書長這階段中，他對於十省勦匪區域內的政務，運籌幟幄，獻替可否，有若干謀略是值得贊許的。當民廿四年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在武漢設立時，楊氏受任為總部秘書長，軍事委員長。蔣公對楊氏倚畀殷切，楊亦殫精竭慮，力圖報稱。他在公衆場合或接待賓客之際，每倡說「政治勦共」的理論，常以胡林翼所言「吏治不振則民生無依，雖日殺千賊，毋補大局」等語，引為箴規，念念不忘。勦匪總部頒行的幾項政治新措施，如保甲制度、行政督察專員制度、農村金融救濟方案、整理地方黨務綱要等等，都是由楊氏獻議，經勦匪總司令核定辦理的。其中保甲條例，行政專員公署組織條例，整理黨務綱要這三種條文，乃係楊氏口述而命我筆錄，再致我參加意見後，呈請最高統帥審核頒行。當時我是以內政部參事調來勦匪總部服務的，所以楊氏要我對上述各項法制表示個人見解。我在筆錄整理黨務綱要（共計十六條）時，認為茲事體大，有背黨治精神——綱要規定地方各級黨部不得過問政事，專員組織訓練民衆之責——似須特別考慮。他說：「原則已報告總座認可，我纔起草條文的，勿庸瞻顧了」。這這項綱要頒佈後，果然引起長江流域七省市黨部的激烈反對，且集矢於楊氏一人之身，指其陰謀毀黨，居心叵測，他却毫不介意，也不作答，只對總部秘書處同寅說：「總部所設農村金融救濟處的中心職務，就是辦理農村合作事業，匪區人民痛感匱乏之虞，能在經濟上予以幫助，他們對黨國的向心力自然堅強，因而使地方黨部組織訓練民衆

的工作，不特可以順利進行，且能確實發揮黨治的效力，我那有破壞黨治的意思呢？」他對軍旅之事，未嘗學問，然亦有其獨特的見識，曾經獻議最高統帥，主張「放鬆軍權，捏緊財權」，他認定在募兵制之下，領兵者雖可以私自擴充部隊，但不能如舊日的軍閥然，隨便就地籌款，中樞財權在握，軍令嚴明，帶兵官即不敢輕率携貳也。

民國廿四年春間，毛共自江西突圍，遠竄川黔，川軍不支，向中樞乞援，國軍陸續進入巴蜀追勦匪共，飛機打破了地方軍人割據稱雄的局面，使全川歸於統一，遵奉中央命令，而以劉湘主持軍民兩政。楊氏隨從最高統帥入川，他本其一捏緊財權」的思想，積極整理地方財政金融。川省在多年來的軍人割據之下，社會上流行着各種各色由軍人私自發行的地方鈔票，楊氏乃與劉湘商洽決定，要把「地鈔」收集焚燬，一律通用法幣，但中央無法支付這筆龐大的費用，擬發行七千萬元的「四川善後公債」，除作收兌地鈔之用外，川軍勦匪經費亦賴以挹注。這時最高統帥遠赴貴州督師勦共，尚不知道這回事，而川省需款甚急迫，楊氏乃以最高統帥名義電達南京立法院，希於一星期內通過前項善後公債條例，免誤戎機。有人提醒楊氏道：「如此重大問題，未經過委員長核許而專擅處理，得無顧慮耶？」楊謂：「事關軍用緊急，為爭取時間，不得不然，委員長回來後，我將詳情說明，必蒙諒宥的。」後來最高統帥果子認可，但有川人王國源（對日抗戰末期曾任國民參政員）向中樞控告楊氏勾結四川財政特派員關吉玉違法貪污，擅自發行七千萬元

善後公債，從中朋比漁利等情，中樞推請軍事委員長蔣公查辦，劉湘挺身為楊開說辨誣，王國源因此被判處徒刑，事乃大白。

### 五老七賢張若斯夫

四川由於長期軍閥割據之故，地方紳耆常被利用為爭權奪利的工具，這些人對地方政務亦就多所干預，奄有領導社會輿論的權力，其勢甚張，所謂「五老七賢」的聲名，家喻戶曉，當政人物敬憚不遑（只有楊森主持川政時不理他們）。劉湘就任川康綏靖主任兼川省主席後，以政費支絀，擬就成都市抽收房租一個月，而五老七賢譁衆反抗，劉主席竟無可如何。是時楊氏隨從最高統帥駐在成都，聞訊詫異道：「地方紳耆張若斯，政治還有進步嗎？」即密報蔣公，對這些妄干政事的大紳士，必須加以儆戒，藉肅紀綱，其法由行營派憲兵二名，分守「五老」門前，不許外出，必待省府將房租徵收完畢，方能自由行動。五老中有徐子休者，原籍浙江，清末以進士宦游巴蜀未歸而永居成都，頗負時望，他持杖殿擊憲兵，堅要出門赴行轅叩見蔣委員長，詰詢派兵禁止他出外的理由。楊氏得訊即通知憲兵決不可還手，然亦不讓徐出來。次日由行轅派人通知徐，說委員長召見他，徐欣然晉謁，蔣公面加慰勉，告以川省府抽收房租的原因，希望五老共體時艱，勿事阻撓。徐唯唯聽命，其餘四老亦為之歛迹。從此川省紳耆乃趨消沉，而省政當局得以免除了一大威脅，這都是楊氏運籌的傑作。

楊氏對四川特別重視，他與劉湘深相結納，

凡關川省政務偶有與中樞意旨格格時，皆由楊氏從中斡旋疏解，歸於融洽，如民國廿五年春間，中樞以川省民政廳長王又庸，教育廳長李為淪行為不檢予以撤職，而劉湘認非事實，電乞收回成命，情勢僵持不下，旋經楊氏懇勸劉主席勿走極端，提出顧全中央威信的辦法，使新任教育廳長蔣志澄先就職，而讓王又庸於兩個月內自請辭職，政潮即告消散了。因此，世人頗懷疑楊與劉湘勾結，別有企圖，但據我事後查證，楊氏之所以重視四川，實具謀國遠見。綠筆者於民國廿四年秋間曾奉楊氏電召入川擔任「四川縣政人員訓練所」政治教官，筆者不願萬里投奔作一臨時教官，趨趨不前，而楊氏函電催促，不得已，祇好馳赴成都干役。迨次年四月，內子在滬病故，我返滬料理善後，適楊氏亦在上海醫療背疾，我於叩調時頗表悽喪，深以入川為恨事。楊即侃侃述其意旨云：「四川地方對國家前途關係滋大，看看中日外交必告決裂，將來萬一發生對外戰爭，國家非靠巴蜀的人力物力支持不可。我在成都時，劉甫澄（劉湘別號）要我舉薦政治人才，即將你（指筆者）鄭重推介。政治教官不過是臨時過渡方法，先使你明瞭川省的一般政治情況，以便輔助省政當局，有所建樹，你必須早日回到四川，靜候局勢發展」觀此即知楊氏深謀遠慮，絕非徇私之圖。證以後來劉主席對我另眼看待，於縣訓所結束後，又聘我為省府高等顧問的情形，楊氏所言各節，並非虛構的應酬詞令也。

## 一篇文章識拔陳方

楊氏對於任使人才的作風，亦表現着恢闊氣度，與一般搞小圈子主義、講派系作用者大不相同。在任用人才方面，立賢無方，唯才是尚，如隨從他多年的親信幹部陳方（芷汀），就是以一篇文章見賞於楊氏而進身的。當民國十四年秋冬間，段祺瑞執政北都，舉行「善後會議」時，楊氏膺選善後會議中的財政委員會委員長，陳方適客寓北平「江西會館」，以筆耕為生，常撰文投寄報紙發表，曾有一篇談財政問題的論文為楊氏閱及，頗加稱贊，乃託報社轉函約陳方見面，傾談之下，十分契合，即挽其擔任財委會秘書，從此形影不離，倚畀日深，浸且成為楊氏不可或缺之左右手，言聽計從，信任不衰。楊氏求賢的方方法固與一般達官貴人迥異，他見着挾策以干權貴的人士，決不作寒暄語，先詢學歷與資歷，隨即提出問題請教。他以久經吏途，甘苦有得，對中國社會實況以及行政訣竅，瞭解深刻，經驗宏富，空疏理論或膚淺見識，決不能聳動他的聽聞。如民國廿一年秋間，國府參謀部長朱培德、次長賀耀組聯函推薦皖人邢雲龍為行政督察專員，楊約見時，詢明邢君是留學日本肄習政治經濟的，即謂：「現在 蔣總司令要在勦匪區域內推行農村合作事業，未審閣下有何高見？」邢答云：「民亦勞只，乞可小康，政府應該省刑罰，薄賦稅：：」楊不待其詞畢，即起身送客道：「好了，我們改天再談」。回至辦公室大罵朱賀濫薦人不置。但若求職的人對他所提問題的對答，他認為滿意，却不惜予以不次的拔擢，本來只希望求得縣令職務的，每推薦為行政專員，使人發生知遇之感。

如筆者原與楊氏素昧生平，民廿一年夏我以內政部參事赴武漢公幹，偶在應酬場中得遇楊氏，談到政治勦共問題，我放言無忌，略抒所見，楊甚動容，次晨在其廬所約我細談後，堅留我在勦匪總部服務。未幾，他向 蔣總司令推薦我再任安徽教育廳長，我怕跟省主席劉鎮華處不好，於蔣公召見時，婉詞遜謝。當時我不知道楊氏與劉主席是北平法政專校同學，而認定劉係北洋軍閥，難與共事，後來楊氏頗以我事前不跟他申述此意為可惜呢！

楊氏對於僚屬的才學長短，觀察週密，每加評判。當年在勦匪總部秘書處干役的幹部，除陳方以外，有羅君強、徐道隣和筆者。楊說陳方係幕僚上品，却不是行政人才，羅君強自命不凡，終將惹禍，徐道隣宜於在學術上求發展，筆者遇事有粗枝大葉的毛病，把世事看得太容易。他對陳、羅、徐諸位的評語是否恰當，我不敢說，但他指摘我的缺點，則十分正確，使我永矢弗諉也。

## 不要害怕別無二話

對使用人才的方法而言，楊氏亦與一般大人先生大異其趣。一般身居高位的官員——尤其是官僚主義者——他所期望於部屬的，祇求四方敷衍，八面玲瓏，表面上風平浪靜，實際上縱然一楊糊塗，亦被許為能吏。楊氏却不如此，他要行政人員隨時能够表現與利除弊的績效，不畏難，不苟安，如有困難或阻撓，一定給你負責解除。他常對一些在地方上幹行政工作的人員說：「諸

位祇要不犯私罪，若因公務而有所結誤，我絕對替諸位撐腰」。我可以舉出兩項事實來證明楊氏所言不虛：民國廿一年我受任湖北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，經過一年的時間，我到武漢叩謁楊氏，他告語云：「湖北全省十幾個行政專員，多數皆被地方人士在勸匪總部控告過了，這表示大家真能興利除弊，有所作為，纔不免得罪壞人，招致官非。唯有第一區專員蔡光輝，始終沒人向總部非議，而其應付公文却十分周到，譬如全區的戶口調查，不到三個月，他就表報齊全了，然其他各區都是經過半年以上纔具報的，我懷疑他是在作官而未作事。」不久，忽聞蔡專員被撤職了，原因是勸匪總部派員赴該區各縣（距武昌甚近）抽查保甲戶口，發覺許多係假造的。此其一也。我的行政區內有一商埠相當繁榮，當地有些無行文人，串通地方黨務份子創設報館，常在報紙上虛構新聞以敲詐略具規模的商家，造謠生事，肆無忌憚，商民怨苦非常，求我解救。但我不能隨便封報館，抓記者，曾據情私函報告楊氏，請示如何處理，他並不答復，過了若干時日後，武漢勸匪總部有訓令給我，內容謂「據本部調查，該專員轄區內有不肖之徒，藉報紙敲詐民財，自無法紀，該員到職已有日矣，何以未加整飭，殊屬非是。限文到三日內，切實查究具報，併先將本部訓令佈告週知。」這一來，那些無行文人即銷聲匿迹，自動把報紙停刊，不須我查究了。又我的專員公署駐在地有國軍某勸匪部隊兩師成屯着，紀律欠佳，每每干涉地方行政，我深感困苦而無可如何。民廿三年春，我赴南昌行營公幹時，

便就將駐軍情形面告楊氏；他只問我轄區內尚有其他紀律較好的部隊駐紮否？告以有皖軍潘善齋的獨立派。他說：「你回去努力從公，不要害怕」，別無他語。迫我回到任所半月後，武漢報載：蔣委員長明令嘉獎潘旅長治軍有方，所部紀律優良，着犒賞大洋一萬元，以示鼓勵。另密電上述某勸匪部隊首領，謂據報該部屬安干地方行政，嗣後必須悔改，否則定予嚴懲不貸。從此該部隊再不敢過問地方政事，而潘旅長對我尊敬異常，願為地方治安效馳驅，使我毫無顧忌地得以執行職務了。此其二也。遇着這樣通達治道，能替部屬負責解除困難的長官，雖木石亦知感戴圖報啊！當時有人給我扣上「政學系」的帽子，我滿不在乎，政學系有如此賢明的政治家，我唯恐攀不上，不配做他的嚙囉耳。

楊氏擔任軍委會秘書長期間，權勢煊赫，各方側目，在勸匪區域內的文武要員，凡因事受到最高統帥訓責或處分者，多認為是楊氏從中媒孽所致，頗表怨懟。秘書陳方聞之，每提示機密文件，證明與楊氏無關，揚得悉此情，嚴詞痛責陳方，陳謂「他們怨恨秘書長，我不能不告以真象。」楊氏答云：「讓他們怨恨我好了！中國沒有我楊某，毫無關係，却不能沒有委員長，他是全國領袖，威望決不可損傷。作幕僚長的就是要替長官任勞任怨，如果叻則自讓，過則諉之於長官，那便是不稱職的幕僚長；你明白嗎？」楊氏倚陳方為心腹，又認定陳非行政人才，乃設法優予待遇，每月按照陳方在公家的法定薪俸額，楊氏私人再如數津貼之，更推薦陳兼任事簡而俸豐的

「武漢特稅處」會計長（月薪大洋八百元）以對日抗戰前的生活指數，陳氏每月收入在大洋一千五百元以上，可謂優厚了。楊氏曾語我：「人生不外名利二字，我不能滿足茫茫的求名慾望，只有在利字上替他辦法，否則誰願為我長久幫忙呢？」其通達世故人情，多類是，其所以能够驅策智識份子，為之忠誠效力者，亦基於此。環顧當代要人，具有楊氏這種氣魄與作風者，究安在耶？

### 壯年遇刺時論惜之

楊氏一生的毀譽不一，所謂「名滿天下，謗亦隨之」，却没有說他貪污的。自來政治上的權臣，必與納賄相連結，但楊氏死後並無遺財存在，亦未見他在各大都市中置有華屋廣廈的別業。民國廿一年武漢的三省勸匪總部成立時，湖北省主席夏斗寅贖買了一部小轎車送給楊氏，他峻拒不納，從此對夏氏深致不滿，於公務接洽時，每不假以詞色。某次在電話中為築路問題，很不客氣地斥責夏氏，我旁聽後，曾向楊進言：「夏是一省的主席，秘書長何必如此給他難堪呢？」他說：「你不曉得，他居然私自買汽車來送我，似此糊塗人，怎能勝任封疆大吏呢？」即此可見其廉正自持的一班了。

楊氏的性情，多見其鋒芒甚露，對人談話每表示凌厲詞色。可是，朋友或僚屬跟他討論問題時，他雖然堅持己見，大聲爭辯，祇要你的理由充足，強聒不屈，最後他每每改容答道：「我們吵了半天，看來還是你的意見對！」他並非一味

地剛復自恃之人，亦能够接受別人的主張，但對於缺乏理性常識的言論，即當面駁斥，令人難堪。民國廿三年冬軍委會在南京舉行匪區行政會議時，楊氏擔任主席，內政部警政司長李松風，在會議席上對警政問題發言不中肯，且有外行話（李君原係師範學校出身的）楊氏登時疾言厲色加以教訓，說是「像你這種見識，配作警政司長嗎？」

楊氏親人論交，有他的一種定見，凡在其主觀上認為是可交可用的人，即深信不移，旁人雖衆口攻訐，他亦不易初衷，但不能涉有貪污行為，否則深惡痛絕，視同陌路之人，再也無從轉圜了。他的政治思想是主動不主靜的，凡屬勇於負責，敢作敢為之士，必特示親切，引為知己。他沒有牌賭嗜好，譴居多暇，常與友好入舞廳游樂，亦善諧談，每於應酬場合對衆作齊諧之談，滿

座驢笑不已，他却夷然肅穆無聲。楊氏於壯年遇刺去世，時論惜之。據法院獄定的死因是政治關係，以一介書生崛起政壇，竟罹暗殺之禍，是非不足論，然其為傑出的非常人物，殆無疑問，人莫不有一死，等死耳，與其老死牖戶繩樞，不為人知，孰若轟轟烈烈的仇家所狀之聲聞於世耶？楊氏遠矣！

# 編輯報告(一)

編者

△今年是白石老人齊璜一百十齡冥誕，白石老人的令婿易恕孜先生費多月之功，寫出一篇「五出五歸四藝四絕——白石老人的詩書畫篆刻」交由中外雜誌獨家發表，使編者彌感振奮。蓋自中外八卷五期刊出易先生大作「湘綺老人及其門下三匠」後，本誌迭曾接獲讀者來函，要求易恕孜先生多寫一點白石老人的生平及其藝事。易先生每以公忙為詞，請假時日。如今易先生評介乃岳白石老人的這一篇力作惠然而來，內容之充實，風趣之盎然，尤勝前篇多，由此可見易先生是時刻在以中外讀者為念，因在此再致謝忱。

△名作家章君毅先生的「黎元洪傳」在中外連載八期，佳評紛至，極獲各界重視，本期已屆完結篇。詳述黎元洪被北洋宵小播弄，嘻

笑怒罵，拈來便是絕妙好文章。從民元到民十二，自袁世凱以迄曹錕，風雲際會，因人成事的開國元勳，終於惡夢初醒，自此鬱鬱以歿。章君毅先生以其生動的文筆，刻意的描繪，已使黎元洪的一生，再現於萬千讀者之前，「黎元洪傳」單行本正在排印之中，有意一窺全貌的讀者，敬請密切注意本誌書刊廣告。

△中外雜誌為慶祝中華民國開國六十週年，廣徵革命軼聞，開國史料。本期又承姚蒸民先生惠以鄧家彥口述革命珍聞錄一篇。鄧氏廣西桂林人，係第一批加入同盟會的黨國元老，開國元勳，曾經追隨國父，奔走革命多年，和國父往從甚密，民國鼎革後迭任大總統府秘書，國民黨宣傳部長，廣西支部長，中央執委、常委、國民政府委員等要職，一生好學不倦，直到六十六歲，方始完成其博士學位。

他向姚蒸民先生口述的國父軼事，革命珍聞都是歷年鮮人道及者，因此令人彌覺可貴。

△駐教廷大使陳之邁先生將歐洲文藝復興聖地——佛羅稜薩的歷史沿革、人物、地理，及其對近代文明的重大影響，用深入淺出，故事體裁的方式，寫了一篇「文藝復興聖地史話」，寄交本誌獨家發表。值茲全國上下熱烈展開文化復興運動的今日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錯。陳大使著確有其特殊意義及時代價值，行文之高山流水，引人入勝，尚在其次，值得向讀者特別推介。

△王成聖先生的力作「六十年來的中國」，連載一年，已全部獻諸讀者之前，本書可謂當代最新、最詳、最確、最完整的一部中國現代史，允宜人手一冊，時供參考，現正在改版付印之中。